

一路身影

郭文艺



我在这个暮春即将耗尽的时节，又在街头的转角处遇见了他。状态依旧：一席旧布衫配着吊裤，腋下夹着棍，手里捧着个褪了瓷的洋瓷碗，一切还是老样子。

他也立刻认出了是我，露出一排洁牙朝我努了努嘴，算是对我认出他来做了个回应。

他端着旧瓷碗朝一个油条锅子走了过去，在一尊石头上坐了下来。

炸油条的老者动作熟练地开始揉起面团，切条，然后再麻花状地拧成一绺，下锅，用一双长长的筷子来回翻滚，顷刻间冒着香味的焦酥油条躺在了竹筛里。

他双手托着下巴，出神地看着筛子，一语不言。

我走上前问他，你饿不饿，我给你买些带着。他像一只枝头遇上人的鸟雀，迅速站起了身，一只手仓促地朝我摆了摆，另一只手把瓷碗背转过去。

他的蓬头垢面让我想起去岁他初来此地的处境。

许是流浪太久，他累了，一条破被褥，便在我的陋居对面桥洞里住了下来。日日拣些剩馒头，烂菜叶拿来充饥。又不知何处寻来了缺角的砂锅，在桥西林子里摆上几块砖，把砂锅支上，燃一堆枯枝。许久不见的炊烟便被制造得有模有样。

二女儿尚小，不懂事，有时候散步路过林子看到他在生火，就问我，爸爸，这个人怎么天天吃火锅呢！

我一时间竟无言以对。

桥头有广场，盛夏的夜，天天聚集着村里村外的人们在此休闲。他也在，常常把身子蜷缩在稍暗的角落里看年轻人跳舞，老年人说笑。他也跟着乐，乐得如个非洲来的孩童。

某日的傍晚，他手里握着笔，蹲在广场电线杆下低着头写起了字。大家都很好奇，就纷纷围过来看，只见烟

盒纸上赫然显出一排手写的字迹：“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字体端正豪迈，非数十年功夫不及。于是，大家都啧啧称奇，这个说，打电视台记者电话，来采访他，他是个有故事的人。那个讲，赶紧拍段子上平台，说不定上热搜，咱也跟着火一把。众人叽叽喳喳叫着，他黑黑的脸上抿着一丝微笑，一排牙齿在黑色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白亮。他觉得这样的吵闹着实没趣，就扔了笔头，揣了字迹钻进了桥洞。众人余意未尽，但恐蚊虫叮咬，桥下脏乱，谁也不愿意跟过去，便纷纷散了。

那夜，他睡得踏实。

天是一天天炎热，我怕他一个人夜里渴着热着没处去，便请师傅在门外接了通自来水管。他总在半夜从桥眼下钻出来，洗脸，对着水龙头喝水，然后取下脖子上的毛巾沾水擦脖子消暑。这一切做完后就一个人兜圈，门前空地上来回小跑。这个时候，他仿佛是宇宙的儿子，整个天地间就是他的宅院。

母亲上些岁数，睡觉轻，深更半夜总是被楼下的响动吵醒，醒来总在隔壁房间问我，文，外面什么动静？我说，妈，过路的，睡吧。母亲就翻了个身，继续进入梦乡。

柿子红时，村里成立了环卫队，每天收来的垃圾没地方处理，商量来商量去，暂定为北桥底下作为垃圾处理站。大堆小堆的烂雨布，破衣服堆积在桥下，有环卫工人点火，负责焚烧掉。浓浓的黑烟下，连同他的破被子，整个夏天捡来的瓶瓶罐罐、爬蚱皮、旧书籍，全部和垃圾一起化为了灰烬。

那天他就坐在桥上，表情凝固，腋下夹着棍，身边放着碗，侧身看着桥下，直到黑烟飘尽，天色将暮时，才起身离开，离开了这个村庄……

“妈妈，你看，傻斗。”

我被这一声喊叫惊了回来，身边站着一个三四岁模样的孩子，年轻的母亲正在弯腰买油条。

“不许闹人了，要不叫傻斗把你抱走。”听到年轻女子这样说，小女孩紧紧拽着妈妈的衣服，把脸藏在了身后。

他也听到了这样的对话，似乎比我听得还要清，这一刻，空气为他凝固，他仿佛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便起身绕开了摊子，无奈地朝一条开败了油菜花的小路直奔而去。

他这次要去哪？我不知道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似乎这一路行人，谁也不必知晓。



工笔仕女“周美人”

鱼丽

海上女画家周炼霞能诗善画，沈尹默入室弟子戴自中先生一直十分欣赏，既赏读她的诗词，也关注她的画作。

有一年秋天，在周炼霞去美国之前，由周恩来的堂兄弟周恩霖陪同，特地到沈尹默故地，向褚保权问候并道别。这时沈尹默已去世，褚保权一直守在这座充满回忆的老宅内。戴自中随侍于师母身边，嘘寒问暖，协助料理事务，也照顾她的生活。

戴自中看见周炼霞，人虽年近古稀，却依然那么秀雅，他知道周炼霞的眼睛曾被人用一条皮带打伤，眼睛受损，几近失明，但从外表上却看不出眼睛的好坏。他还读过周炼霞的一些诗词，如那阙有名的《西江月·寒夜》：“几度声低语软，道是寒轻夜犹浅。早些归去早些眠，梦里和君相见。丁宁后约毋忘，星眸滟滟生光。但使两心相照，无灯无月何妨。”他也记得掌故大王郑逸梅曾经说过，周炼霞本人“就是一幅仕女画”，所以对她笔下那富于清雅之气的古典仕女图，一直心有赞赏。

此前，戴自中曾见周炼霞所画的一幅手卷《贵妃上马图》，杨贵妃从左边由宫女协助上马。引首“贵妃上马图”五字正是由师母褚保权所题。师母的书法浑穆古朴，卓有大家风范；后面是老师沈尹默题写的自作词，一阙《水调歌头》，畅叙观画后的幽情雅意；后又有吴湖帆的题词。四人合作成就了一幅精品力作，石化璧，洋溢着浓重的古典情怀，给戴自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说起贵妃上马图这一题材，有很多画家绘过。钱选就画有一幅《杨贵妃上马图》，属于元代初期的作品，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。此卷工笔描绘唐玄宗与贵妃杨玉环上马的情形：玄宗骑照夜白，侧面望着贵妃，贵妃旁有两侍女协助。图中共绘十四人，个个身形饱满，姿态、动作各不相同，刻画细微、生动。杨贵妃身着艳丽的唐装，即使是侧面像，也显雍容华贵。画家赋色沉着文静，特别用游丝描来表现衣纹的连绵顿挫，画面显得雅洁清润，有着唐代人物画古典肃静的意味。

周炼霞画的这幅，场面没有那么多，是截取主要场景而画。丰腴柔媚的杨贵妃，在女画家的笔下显得娇柔而不胜风力。作为饱读诗书，深具人文底蕴的周炼霞，她自然深知这一名画后面寄托的深刻意涵。她那高古笔法，雅致意态，画面中蕴藏着与历史相关的故事，让戴自中一直惦念不忘。

作为与吴青霞等人齐名的女画家，周炼霞擅长仕女人物和花鸟，工诗词。她笔下的仕女图内容丰富，既有仕女扑蝶，也有仕女对镜，还有梅花仕女等。周炼霞对喜闻乐见、雅俗共赏的仕女题材情有独钟，不仅善画，而且善题；无论题材，还是技法，都让人耳目为之一新。

她的一些同一主题的仕女图，如

《麻姑献寿》《玉骨冰肌》《老梅月下独吹笛》《卷帘远眺》《金灯神思图镜心》《重奏霓裳》《凝寒佳丽赏梅花》等作品，都属精品佳构，是她精心绘制的。

据周炼霞的孙子徐云介绍：她喜欢一个人安静作画，绘画时比较投入。周炼霞的一幅画要画好几天，先细心地打好小稿，然后才开始认真地画。细致认真，加上又是工笔居多，所以产量不高。

周炼霞画的仕女或小家碧玉，或大家闺秀，或脱俗仙女，像这般的以贵妃为对象进行创作的还不多见。现在看她比较接近《贵妃上马图》风格的画作，有《唐宫人制将士寒衣》《吹箫引凤》等作品，画中仕女那丰腴的体态，设色明丽的妆扮，笔触精到，给人以美感。周炼霞深具传统文人情韵，反映在绘画创作中，即使描画工整，设色浓重，但却有浓郁的文人士大夫之气，超凡脱俗，富于书卷气，颇有远接古人的高古之意，可称之为匠



周炼霞 作

心独具的“周美人”。

后来，周炼霞到美国加利福尼亚，起初缺少收入来源，但她治好了眼疾，就开始继续作画。绘画，既使她改善了生活，也充实了精神。这期间，她还创作有仕女图。如庚申（1980）秋日，在她客居加州时，还曾绘过一幅仕女图，并题诗道：“绿天深处有新篁，小步薰风碧草长。蝴蝶不惊罗扇影，翩翩飞近美人香。”娴静娟好的美人情态，宛然可见。

回头再说，戴自中正勤于学词，既暗自欣赏周炼霞的画，又好奇老师沈尹默的自作词写的具体是何内容，很想有机会抄写学习，发一发思古之幽情。可惜当时他只有机会看了一眼。这次趁周炼霞与师母告别之际，戴自中特地向她提起这幅工笔仕女图，想再次拜观这幅画，却得知这幅《贵妃上马图》因抄家一直未还，周炼霞本人也不知画作下落何处。

难得的是，褚保权善书，周炼霞善画。当年一段机缘，使两位富于才情的才女有书画合璧的机会，可谓难得的一段佳话。周炼霞对褚保权的那份姐妹情谊，随时间流逝，也尤其显得珍贵。